

非洲人类学研究： 希望与困难并存

潘华琼

【内容提要】 人类学的产生与西方的殖民扩张,特别是与 19 世纪后半叶欧洲对非洲的殖民征服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首先形成了为西方殖民政府服务的古典人类学。20 世纪 60 年代的非殖民化高潮引起古典主义人类学的危机,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和北美文化主义人类学最终成为 20 世纪人类学的三大主流。非洲人类学研究以英法两国的人类学家为主,辛格雷顿教授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通过研究非洲某个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巫术和神话等现象,揭示一种特定社会文化结构。他的重要观点是“没有一种发展是没有文化的”,由此推断,现实社会不存在普遍的价值观,应当尊重每个国家独特的文化和发展道路。

【关键词】 非洲 人类学 辛格雷顿

【作者简介】 潘华琼,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现在比利时新鲁汶大学进修。

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由此类推,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积存的文化形态,包括社会经济制度、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等等。

人类学的严格定义,目前并没有在学术界达成一致。人类学在当前作为一种独立的科学,人们主要是取其广义,但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仍以社会和文化为主。

一、人类学的形成与发展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认为人类学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¹,即人类学的产生与西方的殖民扩张,特别是与 19 世纪后半叶欧洲对非洲的殖民征服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此之前,这两者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随着欧洲列强在海外进行殖民扩张的加剧,特别是对非洲的征服和统治,西方文明与所谓的“初民社会”或原

始民相遇,一批进化论者由此产生自我优越的意识,认为自己是唯一具有理性的优越民族,他们力图把西方文化强加于其他异质文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类学应运而生,它通过对初民社会的研究和分析直接为西方的殖民政府服务。这是古典人类学的雏形。

学术界通常所指的古典人类学大约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它可以分成应用人类学和科学人类学。应用人类学包含英国的功能主义人类学、法国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和美国的的文化主义人类学三大主流,而科学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古生物人类学。古典人类学建筑在人种学的研究资料及其理论基础之上,起初采用进化论观念和心理学的手段来研究西方国家以外的地区民族。

随着实地考察作业的进行,一种重视社会文化特殊性的结构功能主义逐渐取代了上述生物进

¹ Schuker-Tenckhoff, Isabelle, P. 16.

化的观点和心理分析的方法,应用人类学由此成为一支独立于其他社会科学之外的“初民社会的科学”。

在20世纪60年代的非殖民化高潮中,人类学研究开始转向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其结果是引起古典主义人类学的危机。

继古典主义人类学之后,在人类学研究的三大中心英国、法国和美国相继出现了各种人类学派,但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和北美文化主义人类学始终是20世纪人类学的三大主流。

1. 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

英国的功能主义人类学是对当地具体社会功能的描述和分析,它是建立在对其殖民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部分地超越了种族中心主义,但从一开始它就是与英国的殖民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其代表人物是马林诺夫斯基和雷德克里夫-布朗。前者开创了人类学实地考察的研究途径,后者因其《初民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而成为功能主义人类学派的创始人¹。

英国对殖民地的间接统治哲学为其人类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间接统治先由卢加德于1905年在尼日利亚实施,接着由卡麦容于1920年起在英属东非实施,其原则是将殖民地附着在西方意识所构想的政治结构范围内,著名的信条是在当地“发现酋长”。间接统治较为顺利地嫁接在非洲一些王国及其等级化的权利政治上,从而排斥其他一些所谓“无国家”的公司和协会等社会团体。尽管后者在非洲社会起着同样的政治作用,但他们不符合西方所构筑的“政治体系”。这种用西方的政治体系观念来套非洲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方法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

英国著名的非洲人类学家伊万斯-普里查德关于苏丹努埃人的阐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纠正了当时流行的一种视角,即人类学本身是对一种所谓非整体性社会或部分社会的理论构想,在这种部分社会里政治组织是不可或缺的。换句话说,初民社会需要西方所认为的某种政治制度,因此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这些政治制度的功能,即如何更好地治理殖民地。将殖民地的“政治管理”作为研究的重点,这种人类学只配称是一种理论自身的读本,它不能反映真正的社会现状。

伊万斯-普里查德的研究表明非洲社会所谓的国家组织,旨在保持一种上层权威的力量平衡,正是这些力量构成了国家的重要因素^④。英国社会人类学在20世纪呈现两大趋势:一是人种学研究,近似于文化传播论,在空间范围内研究文化在不同地理区域的分布;二是社会学研究,采用一种进化论的观念,在时间范围内观察并比较不同的社会现象。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实地考察作业应当遵循两个相互依存的原则,即方法论上的参与观察和理论上的功能分析。

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的代表人物除了马林诺夫斯基和雷德克里夫-布朗以外,还有一批卓有成效的非洲问题学者,以伊万斯-普里查德为代表。他提出应当将社会理解成一些“符号系统”,而不是有机体系,所以,人类学应当研究社会的结构,而不是法律;应当展现社会现象的关联性,而不是某些作用存在的必然性。

2.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

法国人类学与英国人类学相反,取向“闭门造车”的研究方法,至少开始的时候如此。它与以杜尔甘和毛斯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派相承,研究对象是有关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原则,但这并不等于法国人类学就漠不关心社会体制的具体运作,只是它没有像英国人类学那样在“殖民地环境”中获得应有的地位。这样可能更有助于发展人类学的独立性,即不依附于政治,由此可以对现行的殖民统治政策进行怀疑和批判。

法国人类学家通过研究神话,力求忠实地反映“当地”社会的真实面目。他们对所谓初民社会现代化的必然性从未有过争议,认为只要现代化能够尊重这些社会的特殊性。但如何评价这些特殊性及其社会的进步性,至今仍是未解决的问题。

杜尔甘及其弟子,特别是以毛斯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派为法国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杜尔甘提出“社会行为”是指一切可能存在的社会行为方式,无论是固定的还是非固定的,就个人而言均是一种外界的束缚。在现实当中,社会

¹ Malinowski, B., *Crime and Custom in a Savage Society*, London, 1926;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 New York, 1940; Radcliffe-Brown, A. R., *Structure et Fonction dans la Société Primitive*, Paris, Édition de Minuit, 1952.

^④ Edward Evans-Pritchard, *The Nuer*, Oxford, 1940.

行为表现为一种群体思想意识和符号系统, 由此形成一定的社会组织。

杜尔甘分析了几个具体实例, 其中有所谓的初民社会, 也有西方社会。这些研究表明这两种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尤其是社会组织方式和他们的世界观的不同。据此, 他试图建立一种“类型学”以反映它们的不同, 阐明社会结构的根本属性, 也就是一个社会的凝聚力。按他的观点, 所谓的“初民社会”是建立在相似的团体或群体基础上, 这些相似性是由社会行为所决定的, 这些社会行为是由相似的团体或群体所构成的。与此相反, 西方社会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社会分工和个人主义趋势, 所以这类社会是由社会基本元素之外的因素来加以补充, 这一补充因素孕育着一种新型的社会凝聚力。

结构主义的人类学有三大前提: 首先, 人类学属法学的范畴, 旨在构造总体法律; 其次, 人类社会及其物质世界应当为一种深刻的理性, 即为法律服务; 再次, 这些法律——包括禁止乱伦, 互利交换, 以及文化和自然相对立的原则从属于社会无意识结构, 后者正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旨在揭示社会的普遍性。

3. 北美文化人类学

北美文化人类学以摩根及其他学者为代表, 理论源头可以上溯到德国的博阿斯——文化人类学的奠基者, 特别是历史主义文化的重要代表¹。

历史主义文化论是与文化传播论(即认为奥地利-日耳曼文化和英格兰文化代表程度较高的文化形态)相对立的, 它并不是古典意义上的思想学派, 即有一群研究者追随某个人物的重要思想。博阿斯对方法论特别感兴趣, 他注意到理论和概念上的模式与现实很少相符合, 由此他获得了一大批学者的支持, 如萨皮尔、本尼迪克特等。

根据博阿斯的观点, 文化具有两重性: 一方面, 它具有内在结构的相对稳定性, 这是由与人类心理密切相关的无意识过程所决定的; 另一方面, 由于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相互作用的影响, 文化又具有外在形式变化的永恒性。由此推断, 文化既是一种社会历史和自然环境的内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又是一种社会总体的心理趋势。所以, 每一种文化应当是每一地区特有的的一种社会现象。这就是最初的北美文化相对主义的

轮廓。

与杜尔甘的理论相近似, 博阿斯提出所有的人类群体都会对世界产生一定的看法, 他们可以借助于一些精神活动方式, 如运用分类和符号来表达这种世界观。此外, 社会意识的分化是由生活的特殊环境造成的。因此, 要理解一种文化, 应当首先触及其“核心文化”, 即在一切实外来文化尚未到来之前的文化, 这一核心可以通过群体和个体的“精神”活动来解释。他认为个人的心理只是群体意识通过个体的反映, 所以, 他也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研究文化人类学。

博阿斯的实地考察研究对象是北美印第安人, 注重用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等形式表达的社会心理。但这种研究导致了他对当地社会日常生活细则的忽视。

“文化是人类学研究唯一的重要对象”, 这是文化人类学的信条。文化主义范例可以概括为关注人类社会存在的规律和文化的基本面貌, 其中人类社会存在包括文化、社会、心理和生物四个不同层次, 每个层次都有其自身的规律, 因此在分析每一个文化形态时应考虑其特殊性。与此同时, 一定的社会规范决定了文化内部的社会关系和行为, 并通过这些规范达到文化的整合。“文化整合”作为一种无意识地转移价值的过程, 决定了个体的态度和行为。

4. 其他人类学思潮

除上述学派外, 值得我们重视的还有法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国激进主义人类学、美国的新进化论、美国生态人类学、符号人类学等。

二、非洲人类学研究状况

非洲人类学研究以英法两国的人类学家为主, 根源于欧洲对非洲的殖民统治。法国人类学与英国人类学的不同很可能是由于他们在非洲实行不同的殖民统治政策所造成的。但在一些学者看来, 法国的直接统治发展出一种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 而英国的间接统治却发展成功能主义人类学, 这显然是矛盾的。关于他们的研究状况, 大

¹ Boas, F., *Kwakiutl Ethn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897; *Ethnology of Kwakiutl*, Washington, 1921; *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 New York, Morton, 1928.

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殖民主义时期(截至 20 世纪 50 年代), 非殖民化时期(60 至 70 年代) 和后现代时期(80 年代以来)。

1. 殖民主义时期的非洲人类学研究

从 20 世纪初开始, 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在英国和法国的人类学研究中出现了实地考察的方法, 尤其是在其所属的非洲殖民地。最初在这些殖民地做实地研究的大都是殖民政府官员或与之联系密切的人员, 譬如殖民地总督、军人、传教士以及殖民地的行政官员。

法属西非总督克劳泽勒于 1915 年成立“法属西非科学和历史研究委员会”。1943 年法国设立了“海外科技研究署”和“国际非洲学会”。法属西非殖民地的政府官员德拉弗斯, 后来也成为国际非洲学会的成员, 著有《上塞内加尔-尼日尔》¹。

英国在尼日利亚的总督卢加德于 1926 年首先创立“国际非洲研究所”, 其中成员有谢贝斯塔、马林诺夫斯基、勒维-布茹勒、塞里格曼等, 还有一些皇家人类学会的成员。该研究所出版了大量著作。

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至 60 年代, 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成为非洲人类学研究的大本营, 他们的研究得益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其他类似机构的资助, 由此出现了一批颇有才华的英国人类学家, 诸如伊万斯-普里查德、M·福特、马克斯、格勒克曼等等。法国的非洲人类学研究则以巴黎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为中心。

英法两国的人类学家在非洲的田野考察, 尤其是英国学者对当地社会政治机构功能的研究, 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西方人自身的观点而采用从非洲人的视角来分析他们。为了描述非洲的家庭、部族、宗教和文化, 这些人类学家本着科学的精神、相互理解的态度开创了研究非洲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英国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 塞里格曼和伊万斯-普里查德有关苏丹的研究论著、夏普热有关南非的研究著作、纳德勒关于尼日利亚努贝人的分析资料。此外, 还有两部关于非洲“传统”社会的重要参考资料: 一是福特斯和伊万斯-普里查德合编的《非洲的政治制度》(1940 年), 二是热德克里夫-布朗和佛德合编的《非洲

的家庭和婚姻制度》(1950 年)。

法国的格日奥勒是法国人种学的创始人, 他于 1931 年在达喀尔-吉布提进行探险活动时, 意外地发现了“多功文明”, 于是将他的余生都用来研究这种文明。他把神话当作解读非洲文化的钥匙, 其代表作是《水神》(1948 年)。

2. 非殖民化时期的非洲人类学研究

这一时期, 在非洲人类学研究领域, 有两种值得注意的理论模式: 一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论证, 以巴朗笛埃的著作《黑非洲的社会学现状》和《政治人类学》为代表, 重新定义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注重考虑非洲政治管理的“传统”形式与“新”国家之间的结合所带来的问题。

第二种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其代表人物有阿勒图塞和巴利巴赫, 还有一批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 如佛朗茨·范农。梅亚素是法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重要人物, 也是法国研究经济人类学的倡导者。他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研究非洲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实地考察的研究对象是西非地区的民族。他的主要著作有: 《科特迪瓦古若人的经济人类学》(1964 年) 和《妇女、粮仓和资本》(1975 年), 还主编了《西非土著贸易和市场的发展》(1971 年)。

总之, 这两种理论旨在打破结构主义的先验论, 力求从非洲社会有其自身历史、但经过殖民主义阶段的扭曲这一论点出发, 推断出殖民主义是唯一能够用来分析和解释非洲现实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

3. 后现代时期的非洲人类学研究

在全球主义风行的后现代时期, 文化却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文化人类学研究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非洲的非殖民化进程, 英国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因殖民统治失败而丧失其优势地位, 法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欧洲人类学似乎成了一盘散沙。整个人类学研究中心有移向北美的趋势, 在北美文化人类学基础上, 人类学界开始对文化予以认识论的批判和检讨。有关科学与文化的争论也日益增多, 体质人类学已分解成人体解剖学和医学, 考古学和古生物人类学又重新成为人类学的话题。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人类学又

¹ Delafosse, M., *Haut-Sénégal-Niger*, Paris, Gallimard, 1912.

兴起讨论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的问题。

限于个人的经历，我在此重点介绍比利时新鲁汶大学人口与发展系的辛格雷顿教授的非洲人类学研究，从中我们既可以窥见当前人类学研究呈现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发展趋势，又可以了解他本人在后现代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观点和立场。

辛格雷顿是英国人，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人类学系博士，师从英国著名的非洲人类学家伊万斯-普里查德。他在1966~1967年成为后者的助手，从1969年开始在非洲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直至80年代中期，足迹踏遍大半个非洲。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开始在新鲁汶大学任教，他教授的主要课程是非洲人类学和人口、环境与发展中的伦理得失。其主要代表作是《达喀尔的宠狗者：为人类学的解释做辩护》、《单个计划和多种计划》和《差别万岁》等。

由于他具有在罗马格利高里大学的哲学博士背景，再加上他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挈哈·昂达·迪奥朴大学有过领导环境科学研究所的资历，因此，他对非洲的人类学研究在理论上具有相当的哲学深度，在实践中又具有可行性和可信性。

他的重要论点是“没有一种发展是没有文化

的”，即没有文化就没有发展。也就是说人们对发展的认识是来源于自身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必然与其特定的地区、语言和思维逻辑相联系。所以在考察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社会的文化形态时，一定要抓住其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定的逻辑思维方式及其表达的语言。由此推断，现实社会不存在普遍的唯一的发展道路，尤其是西方强加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也因此不存在普遍的价值观或伦理学，应当尊重每个国家的独特的文化和发展道路。

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个文化相对论者，因为在他的人类学研究中，人始终是处于主体地位，他的研究是通过研究非洲某个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巫术和神话等现象，揭示一种特定社会文化结构。譬如，他对达喀尔的宠狗者所做的社会调查，反映出人们对狗的看法和需求是因人而异的，所以绝对意义上的狗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个人爱好等种种文化和社会以及心理因素决定了他们的态度。因此，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一切又都是相对的。

（责任编辑：邢永平；责任校对：丁 翥）

观	点
集	萃

民族主义是影响中东历史进程的最活跃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陈德成最近发表题为《论中东民族主义》一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6期），文章指出：中东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在20世纪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是影响中东历史进程的最为活跃、最为持久的因素之一，是塑造中东面貌的主要力量之一。其中凯末尔主义和纳赛尔主义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由“六大主义”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革命主义组成的凯末尔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现代化理论，在它的指导下，土耳其政治现代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由埃及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组成的纳赛尔主义，则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埃及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对埃及的政治现代化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

（成红摘编）

multiple channels to repay their debts so as to ensure the capitals required for development. They must also expand the investment force in agriculture to ensure stable yields despite drought or excessive rain; continue

the reform with single economic structure so as to cut down external impact. These are the problems that the African nations must do their best to get rid of.

SOUTHERN AFRICA: INTEGRATION TO FACE GLOBALIZATION

Yang Lihua

pp. 39- 43

The area integr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using development as guideline has seen positive results over the recent years. Since the "Southern African Commonwealth Trade Agreement" has been signed in 1996, the aim of getting rid of tariffs and non- customs barriers while eventually forming a free trade zone is gradually closing in.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capital market has achieved sizable progress,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and security for the banking market,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reasonability of domestic payment and accounting settlement mode. In order to create even more favorable development condition, long-term strategies and relevant policies have been formulated for the transport, power and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s in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Commonwealth, in order to attract investment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funds.

AFRICAN ANTHROPOLOGY STUDIES: HOPE AND BUMP CO- EXIST'S

Pan Huaqiong

pp. 47- 51

The emergence of anthropology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expansion of Western colonialism, in particular, the European colonialization of Africa late in the 19th Century. Under such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first to appear would be the classic anthology serving the Western colonial governments. At the climax in the non- colonialization in the sixties of the 20th Century, political crisis has been created in the classic anthropology, resulting in the British anthology of functionalism, the French anthology of structuralism, and the North American anthology of culturalism that eventually became the three mainstreams of the anthology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British and French anthologists are the major researchers of African anthology, the typical being Professor Singleton. By means of studying the habits and customs, religion, witchcraft and mythology of the people in certain areas in Africa, he reveals a designated social cultural structure. His major viewpoint: "There is not a single development that is without culture". This proves that, in real life, there is no universal value concept, and that the unique culture and the road of development in every country must be respected.